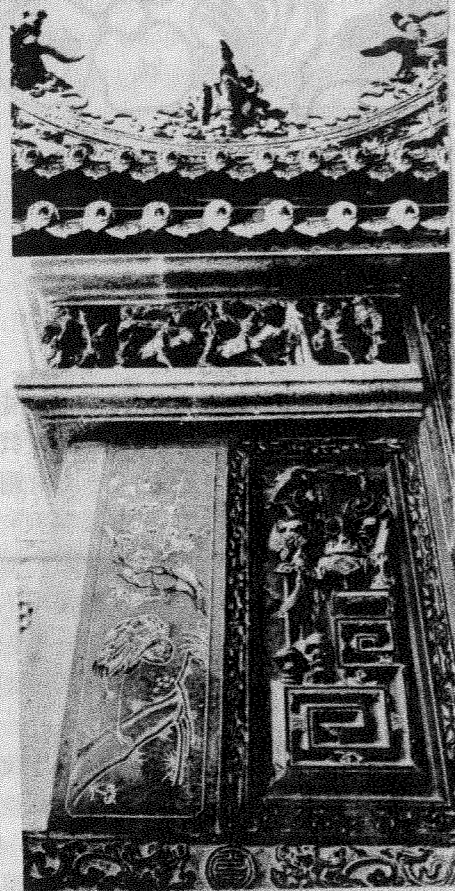


迎神

陳伊凡

坐落在鎮區南方的媽祖廟，它的年齡委實已不少了，年代悠久得賽過了老祖父的水煙袋，從好小好小的時候，便時常聽老一輩的人講關於它的故事。雖然一些熱心佛事的信士們，總是費盡心機的在保護它，每年總要來個整修或粉刷，但是仍然掩飾不了那歲月的痕跡。今天，這地方可不再像往日一般，冷冷清清地攤在那兒了。陰曆三月二十三日，鎮民依循先例擴大渲染媽祖的生辰。往往一天下來，總是弄得所有鎮民都像虛脫般的疲憊不堪，但大家仍然盡量的談論着它，似乎把這個疲憊看成一種應該而特別的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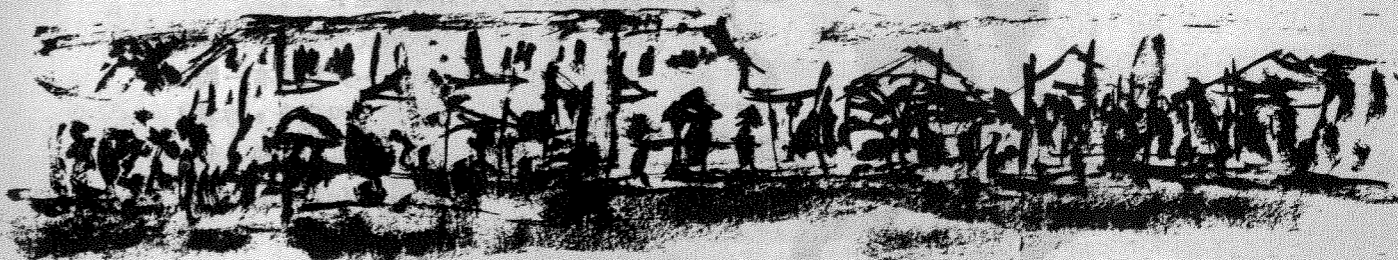
小巷的入口地方，擠簇着許多盛裝的佛轎，有人說這是媽祖出巡回來了。扛轎的都是一些年輕的壯丁，頭上纏着花綠布巾，個個打着赤胳膊，雙腳則不停的跳動着，那裝飾輝煌錦簇的神轎。隨即在空舞動起來，像一個不安定的休止符，後面緊跟着一群群篤誠的信男、信女，每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柱正燃點着的線香，並把代表他們所崇奉的神明旗幟，奮力撐高。突然的！傳出了幾聲粗而響亮的吆喝！而群眾們開始慢慢的挪動着，讓出一長條的空隙，四周的空氣頓時凝聚一起。先是遠遠地，一個線影滾了過來，連翻幾次跟斗，然後像木似的



直立着，仔細一瞧，原來是一個赤着上身，而身穿着燈籠褲的青年，拉着一顆紅布包裹着的龍珠。隨着青年的後面，立刻狠狠地衝上一條長龍，一條幾丈長的青布龍在油淋的陽光下，龍背上的一個個綠鱗，閃閃發着一片綠光。青年古銅色的肌膚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更顯示出健壯與結實，像

一個精力無限者，忽前忽後的幌動着手中的龍珠，而青龍也隨着龍珠的移動而張舞着。剎時，古銅色、綠光交織成一跳躍的畫面，技藝、姿態被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真如所謂「觀者如山色沮喪」。但儘管青龍費盡心機，總無法銜住那顆紅閃閃的龍珠，它怒氣騰騰的蠕來動去。於是，一場精彩的舞龍帶來了興奮的潮浪。

媽祖廟前的廣場，人如螻蛄般密集，一些從外鄉趕熱鬧來的農村姑娘，身上一襲野俗的洋裝，隨着人潮挪動着堅實的身軀，十分惹眼，和她們服裝相稱的是，她們圓睜着坦直到呆楞的眼睛，和四處張望的神態。孩子們也是個個興高采烈地在人縫裡鑽來穿去，他們穿着過大的新衣，滑稽而彘扭的轉動身體，一雙油膩的小手那兒拉拉，這兒抓抓，把新衣扯得歪歪斜斜的。幾個年紀較小的女孩，手拿着糖串！很慢很慢的吮吮着，滴下來的糖漿混濁着來不及擦掉的鼻涕。突然群眾裡，又再度的掀起了興奮的熱潮，原來是開始遊街了。遊街的隊伍連接着，最吸引人的算過於採車和藝閣了，它的裝飾極盡富麗之能事。八個象徵向媽祖祝壽的仙姑，手捧着仙桃，腳踩在設計巧妙的站台上，一個個款款迴旋而上，為這雜遝的畫面，



添加了幾筆艷麗的色彩。人群仍然繼續騷動着，神明的旗幟不倦的璀璨着，爆竹的碎屑掩蓋了地面，濃煙與鼻裏騰昇的香煙，夾雜着塵埃，組成灰濛濛的一片，這一混亂的景色，就像調色板上被攪亂了的顏色一樣。

廣場右邊的那棵大榕樹，今天可派上了用場，不但爬滿了人，不知誰還在那裡放了個擴音器，喇叭口朝着廣場，滾滾流播着走腔變調的兩管。幾個披寬大黑衣的道姑，自外面走進廟堂，她們如進香的信士有韻律的步伐，拖着長得及地的道袍，可笑的莊嚴的走着。道姑們腊黃的臉膛誇張了固執的迷信，微垂的眼角昏洶在一片愚誠裡，彷彿群眾藉着她們，一無掩飾的掀露古鎮內藏的迂腐。木魚的單調聲音，在四周盪着，道姑們也開始了呻吟似的頌經。那些只有她們才曉得的經文，被巷口的歌仔戲掩蓋了，絲毫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。舞台上舞動着幾個全副戲服的旦角，手執麥克風，用盡生命之力吼唱着，俳優仙閃亮的新戲服，粗俗的作工，以及戲台上佈景的離譜，整個給人的感覺是荒唐不堪。各地的乞丐、浪人也都聞風趕來乞討了。他們擺出懶人的無賴樣子，徘徊於附近，索取食物，蓬亂的頭，髒垢的身體，給人一種「他們是

長期在陰溝裡生活」的感覺。太陽直射下來，盡情蒸散人體上的腥汗味，畜牲的糞溺。零瑣、嘈雜、不潔、庸俗，充滿了整個空間。

整天，婦女們無歇止的忙碌着，她們高提衣裙，用快要跌倒般的步子，跑進奔出，一隻隻的牲畜在陣陣悲鳴中，被裸體的排列在血腥的供桌上。豐盛的祭物一直羅列了幾丈長，一切盡在氤氳繚繞中，與往常乾枯、掙扎的景象迥然不同，只因為今天是神的日子，可以不惜任何代價，縮衣節食，甚至借貸，却不可在今日顯示出寒酸而得罪神明。看看那些人們臉上堆積的虔誠，想想人們心裡庸俗的願望，把信仰交給泥塑木彫的偶像，把希望託付在陳腐古老的預言裡，這是賭注，用馨香冥紙或一瓣心香，企圖贏得心裡孕育已久的夢。然而虔誠裡包涵着貪婪，這種有目的的供奉，即使真有神的存在，神會接受嗎？神肯填滿他們無窮的慾望嗎？誰能否認人類有時是殘忍而愚昧的！

銅鑼沈沈的聲音，一波波地從遠處鳴響而來，遊街的隊伍又折回來了。鑼槌重重一擊，敲在鑼面上，發出金屬性的低鳴，震得人心臟顫縮而發麻。連續幾聲鑼響，蕩漾一片無極的迴音，顫動了小巷的空氣。異鄉來的

進香，紛紛對這面純銅，厚實而又內蘊無比威嚴的大鑼嘆賞著，一邊還嘖嘖稱奇。扛轎的青年打着綁腿的赤足，踩在巷子鋪紅碑的地面上，將轎子慢慢停放在廟堂前，隨即一個道士模樣的人，唸唸有詞的從廟裡走出來，把頭顛埋得深深地，用力一銼，對着佛轎帶有敬意的叩了三個首，然後將神像請了出來，端進廟裡，擺回原來的神桌上。人群漸漸的散了，戲台上的戲子聲嘶力竭，如同一陣暴風雨掃蕩，而漸漸歸於平靜了。鎮民們都呼朋引友，談談笑笑均步向歸途，準備好好的享受媽祖所食餘的祭品。而今天的迎神，也夠他們聊上一晚了。

